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793
15 August 1974

CHINESE

第一七九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二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马立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谢赫利先生

肯尼亚

马伊纳先生

毛里塔尼亚

乌尔德·穆卢德先生

秘鲁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姆沃戈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五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获得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 (a)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4)
- (b)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5)
- (c)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48)
- (d)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理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89)
- (e)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444)
- (f)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445)

主席：按照从第一七七九次会议开始的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建议理事会同意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印度和毛里求斯等国代表参加理事会对塞浦路斯的局势问题的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西迪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卡拉扬尼斯先生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由于理事会议席席位有限，我请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印度和毛里求斯等国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向理事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南斯拉夫代表约布先生、罗马尼亚代表格奥尔基先生和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以极大的遗憾通知安全理事会各位理事：自从在塞浦路斯的军事行动恢复以来，甚至连联塞部队也遭受了损失。今天，根据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事态发展的报告（S/11353/Add.25），联塞部队奥地利特遣队有三位成员被杀，芬兰、英国和加拿大特遣队有若干成员受伤。

让我代表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对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所遭受的损失表示最深切的关怀。我向奥地利代表保证，他的安全理事会同事对他的三位同胞的死亡深切哀痛。我请奥地利代表向奥地利政府和遗族转致我们的慰问。

根据昨天早上获得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357(197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理事会决定继续注视塞浦路斯的状况，于必要时立刻召集会议以审议停火如未获尊重时需采取何种更有效的措施。不幸地，来自塞浦路斯关于局势发展的报告都举不出使人镇静和乐观的理由。由于这个缘故，安全理事会应塞浦路斯驻联合国代表罗西迪斯大使的请求召开这次会议，以审议塞浦路斯局势，是有充分理由的。

安全理事会要审议两个决议草案。第一个载在S/11448号文件，第二个是由澳大利亚、奥地利、法国和秘鲁提出的，载在S/11449号文件。

今天下午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在协商时达成了一项普遍了解：我们应该首先表决第一个决议草案。我将分别处理第二个草案。表决后，理事会各理事和受邀请参加讨论“塞浦路斯的局势”这个项目的非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各国代表将有机会就这个在审议中的问题的实质方面发言。

由于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要求让他在表决前发言，如理事会各理事同意，我提议请秘书长讲话，之后我们就进行表决。

由于没有反对意见，我现在就请联合国秘书长讲话。

秘书长：我经常就塞浦路斯局势的事态发展提出报告，使理事会不断获悉该地情况，尤其是过去四十八小时的情况。我深切痛惜塞浦路斯再度发生战斗，深切痛惜和平解决谈判破裂。从源源不绝来自塞浦路斯的情报可以清楚地知道：猛烈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而八月十四日安全理事会第357(1974)号决议的要求——参加这次战争的所有方面立即停止一切射击和军事行动——迄今仍未受到注意。

不用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联塞部队不可能继续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号决议委托给它的任务，虽然，正如我向理事会所报告的，联塞部队在目前的猛烈战斗发生时就已开始执行这项任务。

我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清楚指出：联塞部队仍然继续尽其所能竭力协助居民、安排当地停火和使战斗降级、防止社区间冲突再度发生、并保护身受这种冲突的危险的平民。正如我已告诉理事会的，联塞部队能成功地完成其任务有赖于所有有关方面的充分合作。这特别适用于执行安全理事会所呼吁的停火。很明显的，根据它目前的权限和它目前的力量，联塞部队不可能介入已在全面交战的两个军队之间进行调解。

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塞浦路斯所面临的悲惨局势中，联塞部队的所有人员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使敌对行动产生的后果有相当的限度，并尽力向平民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我已在以前的声明中通知理事会关于联塞部队仍留驻在土耳其控制地区内的情况。理事会各成员可以从我最近的报告知悉，关于这方面还有进一步的事态发展；在若干情况下，联塞部队已被迫在土耳其控制地区内停止行使它的职权。我愿向理事会再次表示我的意见：联塞部队应在塞浦路斯所有地区执行其任务，如果它被

拒绝进入若干地区，它便不能完成任务。这对于人道活动尤其确切。正如我已经向理事会报告过的，为了实际原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把大部分人道活动委托联塞部队执行。我将继续作出一切可能的努力确保联塞部队能在塞浦路斯所有地区活动。

当我获悉联塞部队在过去四十八小时所遭受的伤亡后，我感到最深切的关怀和遗憾。安全理事会主席刚才提到这些伤亡事件。我知道理事会各理事都同样表示关切。我与联塞部队司令已强烈抗议引致这些伤亡的事件，并请所有方面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任何这种事件再度发生，以及作出充分安排确保所有联塞部队人员在执行任务时的安全。

关于这方面，我收到了土耳其总理的一封信，表示他的政府深感遗憾，并保证土耳其部队将尽力注意和顾及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的充分安全。

我愿向遭受伤亡的特遣队的各派遣国政府致以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我也愿借此机会向我的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联塞部队司令和联塞部队所有人员——军人、警察和文职人员——致意，感谢他们在当前的战斗中表现了坚定和勇敢的行为。

在结束以前，我觉得应该在这个危急的局势中对两个原则问题发表意见。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联合国一般的维持和平行动，特别是关于联塞部队。这些行动的必要基础是获得有关方面的接受，并假定有关方面将与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执行安全理事会所委托给它的职务。如果实际上没有这种接受和合作，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不能有效进行的，因为它完全不是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执行行动。另一方面，如果有关各方进行合作，经验证明维持和平行动是可以非常有效的，不仅可以避免冲突，也可以防止国际和平与安全遭受更大的威胁。

因此我呼吁有关方面以清晰和明确的方式重新作出承诺，不阻碍联塞部队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执行其任务。

第二个问题涉及联合国本身的地位和信誉，及各会员国对它的主要机构的决定的尊重，特别是对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的尊重。就目前的事件来说，安全理事会曾三次呼吁在塞浦路斯实行停火，从无任

何异议。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到现在塞浦路斯的战斗仍在激烈地继续进行。这个明显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对联合国宪章的本质以及我们的组织所以存在的理由提出疑问。我深信这个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首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必需刻不容缓和彻底地注意这个局势对于当前的塞浦路斯问题和联合国以后的有效性所产生的影响。

主席，我多谢秘书长作了有用和非常详细的讲话，并多谢他为安全理事会各理事提供的情报。

在进行表决决议草案一以前，我想作几项宣布。

第一，我希望通知各理事；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我收到阿尔及利亚代表的一封信，要求让他的代表团参加今天安全理事会会议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按照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我建议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对“塞浦路斯的局势”这个项目的审议，但无表决权，同时有一项了解：即在轮到他向理事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既然没有反对意见，就这样决定了。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塔列布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专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第二项宣布是：奥地利代表要求让他在理事会表决第二个决议草案——即载在S/11449号文件的四国决议草案——之前发言，以进一步阐明某些问题。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在表决第一个决议草案后请他发言。

我现在把载在S/11448号文件的决议草案交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毛里塔尼亚、

秘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

根据我们的了解，我现在请奥地利代表发言。

沃尔特先生（奥地利）：主席先生，让我首先感谢阁下对服务于联塞部队的奥地利特遣队的三名士兵的死亡表示慰问。 我一定会把这种慰问之情转致奥地利政府和死者的家属。

同时，也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多谢秘书长的真诚慰问。 我也会将它转到维也纳。

鉴于我国政府刚传达给我的最重要和紧急的情报，我要求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停会一小时。 我希望在停会期间我们可以就我国政府来函的主题进行协商。 来函的内容我将告诉理事会各理事。

主席：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都已听取了奥地利代表提出的请求。看来没有人反对，我宣布理事会停会一小时，让我们进行奥地利代表所希望的协商。

下午五时四十分停会，下午十一时二十五分复会。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举行第一七九三次会议。 今天下午，本次会议应奥地利代表的请求，并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停会。

我要通知理事会各理事，早些时候由澳大利亚、奥地利、法国和秘鲁提出的决议草案（S/11449）现已加以订正。 此外，另一个代表团——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团——也加入为草案提案国；因此这个订正决议草案现由五国向理事会提出：澳大利亚、奥地利、法国、秘鲁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这个已作为S/11449/Rev. 1号文件分发的订正决议草案载有执行部分的新的一段——执行部分第3段。

根据我的了解，这一段是按照理事会各理事能够接受的方式所草拟的。

根据我们在协商时同意的工作程序，我现在把订正决议草案交付表决，但有一项了解，即在表决后我将邀请愿就这个订正决议草案和本次会议开始时获得通过的前一个决议（第 353(1974) 号决议）发言的理事会各理事和受邀请参加本项目——塞浦路斯的局势——的讨论的非理事会理事国代表发言。

由于没有反对意见，我现在就把订正决议草案（S/11449/Rev. 1）交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 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毛里塔尼亚、秘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中国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 表决结果如下：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一个代表团没有参加表决。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我现在请想要解释其投票理由的代表发言。

黄华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在最近安理会讨论塞浦路斯局势的过程中,曾多次阐述了自己的原则立场。本着这一立场,我们曾投票支持安理会第353(1974)、354(1974)及357(1974)号决议。同样,我们在休会前也投票支持了第S/11448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

我们深切关心塞浦路斯局势的发展。我们对塞浦路斯两族人民目前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中国代表团对派遣联合国部队问题历来有不同看法,因此中国代表团在表决第355(1974)号决议时没有参加投票。鉴于第S/11449/REV.1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完全是涉及“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问题,中国代表团本着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决定对该草案不参加投票。

杨科维奇先生(奥地利):请让我首先表达我国代表团对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感谢,感谢它们对澳大利亚、奥地利、法国、秘鲁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团联合提出的才获通过的决议草案采取了迅速的行动。我们都认为塞浦路斯最近的局势演变无疑地使安理会迫切需要对联塞部队的任务和部队人员的安全发表一篇清晰而明确的声明。

昨日凌晨安全理事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塞浦路斯迅速恶化的局势。当时迅速而一致地通过第357(1974)号决议表示了对新的、极度纷乱的事态发展的一个紧急而确属必要的反应。但是决议通过以后,局势非但未见好转,事实上反而变得更具爆炸性了。说得坦率一点就是大家对安全理事会的呼吁竟充耳不闻。因此安理会今天下午又通过了一项决议,再度重申其意愿。

我国政府和人民对事态的悲剧性发展一直深感不安。当安理会八月一日开会通过了第355(1974)号决议,授予秘书长必要的权限,继续执行赋予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重任时,我们都很高兴地知道第一回合谈判已经相当成功地完成了,同时知道七月三十日,希腊、土耳其和联合王国三国外长签署了一项宣言——当时我们认为这项宣言给以后的谈判与和解过程奠下了基础。

本代表团曾在多次讨论中提出我们对导致和平解决的必要步骤的了解。在不

重复的情况下，我愿再说一次，我们过去和现在所了解的这些必要步骤包括：严格遵守停火，结束一切战斗、敌对和暴力行为，执行第 353(1974)号决议的所有各项规定，并重申联合国在努力保护和维持一个会员国——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等方面的中心任务。

当然，期望日内瓦恢复谈判后立刻就有了解决办法是不合实际的。但我们至少希望所有各方都决心努力达成合理的妥协。在日内瓦进行会谈时，塞岛的停火至少大致而言是作到了，虽然，冲突的一方仍继续试图扩展其控制地区及势力。日内瓦会谈最近破裂一事本身就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关切的事项。但是几乎就在谈判破裂之后几小时内立即恢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证实了最悲观的预测。联塞部队人员非但无法执行其维持和平的任务，反而再度遭受直接的军事攻击。我们对土耳其军队的行动造成了联塞部队许多伤亡的消息感到特别震惊。主席先生，现在已有三名联塞部队奥地利特遣队队员在塞浦路斯为和平事业而阵亡，这是一件令人深以为憾的事——我们深深感谢你的慰问。这三位士兵——约翰·伊蔡中尉、保罗·德科姆贝上士和奥古斯特·伊萨克下士——是土耳其军队肆意进攻的受害者，详情已在秘书长最近的报告里提出。这些报告指出，土耳其战斗机故意轰炸一辆清楚标明着联合国徽章的汽车。

我国政府自始即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支持第 353(1974)号决议，并且曾尽一切力量支持决议的执行。我国政府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响应秘书长的呼吁，增援其驻塞浦路斯的维持和平特遣队的，从而表示我国政府深愿尽其所能促成这个最危险的危机的和平解决。因此，安理会当能了解我国对这一悲惨事件所感到的震惊与悲伤。这股情绪，更因我国曾屡次表示深信塞浦路斯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以及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发生的一切军事行动和暴力行为都应立即停止，而更趋高涨。

鉴于这件新的暴力行为，我国政府已经用最强烈的字眼抗议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和土耳其军队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径。我们深切遗憾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竟把枪口对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而且除了特遣部队许多士兵受伤的多宗事件外，

现在又进而造成了联合国士兵的死亡。我们深切希望土耳其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驻在塞岛的联合国人员未来的安全。土耳其政府已对这些悲惨事件表示哀悼，我国政府感激土耳其政府这种伤感的表示。

不过，我们都了解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以避免对联塞部队人员再度发生此类暴力行为。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是立即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使此类事件永远不再发生，这一点我已经强调过了。

在目前阶段回顾一些基本事实或许有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所赋予联塞部队的权限，其任务主要就是为了和平与安全，为了塞浦路斯人民及两族人民的安全与保障而努力。联合国部队在执行这项任务时是不偏不倚的。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维持和平。秘书长每一回的报告都报导部队全体人员决心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为达成这项任务而努力。我恐怕已经受了这许多苦的塞浦路斯人民会由于持续的军事行动而继续受苦，他们值得我们全心全意的同情与支持，我们应竭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尽可能减少他们的痛苦。如前所说，联塞部队的权限已在第186(1964)号决议内，随后在第353(1974)和355(1974)号决议内，并且又在刚才通过的决议内作了明白的规定。如果安全理事会认为——我想它会认为——联塞部队在执行停火及一切有关工作上、在为平民完成人道工作上负有重要任务，那么安理会就有义务保证使部队有机会安全地执行其职务。否则或许会产生联合国维持和平特别使团是否能在军事攻击已使这类特别使团本身陷于危险的情况下继续存在的问题。

因此，我们觉得秘书长应当赶紧与有关的三方面取得联系，请他们明确地重申他们所承担的义务——使联塞部队急速地、紧要地执行其任务而不受任何阻碍。

我希望三位年青的奥地利士兵和他们许许多多塞浦路斯联塞部队的伙伴现在所作的牺牲不是白白的牺牲。许多其他人为了和平牺牲了他们的健康、幸福以及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而他们则为和平牺牲了生命。

在纪念这些联塞部队人员——不论他们是奥地利人或其他国籍的人——时，我

希望安理会更加坚决地帮助联塞部队和各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执行其和平任务。

主席：现在我要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然后我要请愿意发言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发言，再请愿意发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非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代表发言。

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首先我愿谈谈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并对几位部队人员的牺牲表示我深切的哀悼。这是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特别是因为过去十年来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在执行职务时还不曾有任何人员阵亡或受伤过。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同联塞部队的合作一向十分融洽，而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的工作确实也相当成功。只是在塞浦路斯不幸被侵以后才发生了这些令人遗憾的损失。

现在我愿对联合国部队的权限说几句话。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内载述的权限中已有说明。应当指出的是该项权限清楚地指明不但在国内事件而且在国际事件所引起的情况下使用联合国部队，而在国际关系上使用威胁或武力是属于该项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关于这一点，我愿引用决议的序言部分。序言第一段说：

“注意到塞浦路斯的现有情况势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可能更为恶化。”

在序言第三段里，决议直接谈到宪章第二条第四项；并直截了当地引述该项：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为侵害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之目的，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式，使用威胁或武力。”

“国际关系”就是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关系。就在这一段话下面的执行部分第1段里，决议

“请所有会员国遵照联合国宪章规定下的义务，避免可能使塞浦路斯……情况恶化……的行动或〔使用武力〕的威胁行动。”

此外，在请塞浦路斯政府——用决议的话来说该政府“负有维持及恢复法律与秩序

的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暴行与流血以后，决议又在执行部分第5段里，

“建议该军职责为谋求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只是国内的和平与安全——”运用其最大的努力，防止战斗的再度发生，并在必要时，协助维持并恢复治安，回复正常状态。”

当然，在通过这项决议的时候，土裔塞人同希裔塞人间是有内部纠纷的，但我必须也提醒理事会：安全理事会乃是因为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威胁才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对此事加以注视的，而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决议也是由于此一威胁而通过的。这是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参与塞浦路斯问题的开始，从此以后，每当理事会开会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期限时，都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举行讨论土耳其与塞浦路斯之间事务的第一次会议时，一模一样地将这个项目列入议程。

因此，简而言之，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权限包括在目前危险的情况下在土耳其部队与塞浦路斯部队之间部署并进行调解的职责。

现在我要谈谈摆在我们面前的项目，安全理事会今晚通过了一件关于这个项目的决议。

土耳其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三项停火决议——它所接受的决议——以及它在日内瓦郑重签署的另一项停火协定，并以令人回忆起希特勒的策略的态度在日内瓦坚持在枪口之下进行谈判，而现在它又违反了这些决议，违反了它的保证，继续以铁血占领更多的塞浦路斯领土。它正利用它作为北约组织成员国所拥有的优越武器，违反北约联盟的宗旨，对一个小的不结盟国家进行侵略性攻击。

土耳其以其三万至四万驻在塞岛的军队，三百多辆现代坦克——我们只有少量的国民警卫队，九辆坦克，还都是老式坦克——以及无可匹敌的塞岛制空权和制海权，正不断地以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队，对没有设防的城市用轰炸、炮击以及继续射击等方式，蹂躏塞岛，盲目地恣意进行杀害和破坏。

我愿在此引用几段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昨天在伦敦所发表的声明：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侵略是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土耳其在破坏了它

不是为谈判，而是为指定其条件而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今天凌晨又发动了全面攻击，并已占领了相当部分的塞浦路斯领土。安全理事会今天早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再一次要求停火。但是土耳其拒绝尊重安全理事会的新号召，一如它拒绝以前的停火决议一样。土耳其人以其军事优势，继续发动残忍的攻击，造成巨大的伤亡、痛苦与摧残。现在土耳其正企图用暴力来达到它在日内瓦会议上以讹诈和炮艇外交没有达到的目的。

“目前塞浦路斯所发生的确是一场悲剧。土耳其飞机正在极度野蛮地进攻，杀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同时，土耳其军队正企图占领塞岛更多的领土。

“塞浦路斯现在就在土耳其军队掌握之中。土耳其事件证明，小国不能依赖自称是国际和平的守护者和保护人的国家。我对大国袖手旁观塞浦路斯岛上戏剧性的发展而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态度感到失望。现在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是那些大国一起或个别地介入并拯救塞浦路斯，使它免于遭受土耳其野蛮的侵略的时候了。我呼吁所有的国家把这一件事当作非常迫切的事，尽其所能结束此一侵略行为。此时此刻，当和平濒于极端危险的时候，是没有人能漠然视之或静观不动的。现在不是言论而是紧急行动的时候了。

“如果容许把对于任何塞浦路斯领土的征服视为既成事实，那么就会摧毁联合国据以为基础的概念本身，同时这也会成为其他小国独立与安全的不祥的先例。”

塞浦路斯有连续三千年的完整历史，现在正面对着早有预谋的武装攻击，攻击的目的是在阴险的侵略战争中使塞浦路斯分崩离析。全世界目睹塞浦路斯遭到扼杀其独立和领土完整被人践踏，到现在已有两个多星期了。在国际报刊上我们看到了世界舆论所表示的关切和愤怒，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应负责采取行动的机构——安全理事会——在其决议中却表现得特别消极而无能。它明显的无能表现显然是由于它只考虑到短期的利益而不顾局势的严重及国际社会的和平利益，因为如果联合国不采取有意义的行动立即有效地阻止侵略及其遗害的话，那么联合国的存

在的主要宗旨就会变成一句空话，而这是前所未有的。同时这也会造成一个危险的先例——连续两个星期来，消极地容许一个强国在麻木了的联合国眼前对一个小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

这样说并不只是为刺激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行动来营救塞浦路斯。作为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我们也同样地关心如果局势继续恶化，国际社会与联合国将要朝那个方向走的问题。我们对加强联合国依宪章成为世界和平与自由的有效工具的关心并不是新鲜事。十四年来我们对联合国工作的一切参预都证明我们一直对此表示关心。

在现阶段，安全理事会介入此一事件应如何有效执行其职权的重大问题从某一方面来说是凌驾塞浦路斯及其问题之上了。联合国及其在处理涉及国际安全与和平的重大问题时的意义正在接受考验。塞浦路斯在这个问题上所受的处置就是这个时代的象征，也是当前国际秩序与安全现在悲惨地陷于土崩瓦解之中的恶兆。

不论塞浦路斯是多重要或多不重要，这一处置的余波一定会有深远的影响。这些日子，事态的悲剧性发展使人一天天不得不更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所发生的事件。这几天在塞浦路斯所实际发生的事正是那些事件的重演，但是比那些事件更为严重。因为今天有当时所没有的联合国及联合国宪章。显然，我们这一代不是没有学到就是忘记了产生联合国的上次战争的教训。伟大的西班牙作家兼哲学家桑塔亚纳说，“历史会惩罚那些不能记取过去错误的教训的人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过，在这个核子时代，再犯错误的话，其后果及其对和平与人类生存的影响就都要比从前惨重得多了。

必须一提的另一方面是这件事情充分地证明了安全理事会在依照宪章第六章行事时，除非将第六章后面以应用为目的而拟订的第七章付诸实行，否则是无法发挥有效作用的。不错，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自制订以来几乎从来没有被应用过。但是我们无法想象安全理事会十五天来通过了一项项决议，而每一项决议都遭到忽视或破坏，侵略者继续其侵略行径，一次比一次顽强，而军队也越来越庞大，每违反

一次决议他们差不多就受到一次鼓励，就好象以这种破坏行为征服了世界一般，竟然吵吵嚷嚷地为此进行庆祝。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能说世界正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吗？我们是否可以说安全理事会不关心其决议的执行，以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草草率率地重复其决议就十分满意了？“请”变成了“呼吁”，“呼吁”变成了“要求”，“要求”变成了“坚持”；可是每次决议仍然不发生作用，这不但使联合国全体成员深为关切，而且更重要而直接地使安全理事会成员深为关切，因为当一个小国天天遭到牺牲和破坏而决议却仍一味照样敷衍时，安理会的决议就成为笑柄了。

因此，现在这个例子是独特的。联合国还没有类似这个情况的例子。所有其他的战争，一方的实力都与另一方相当。随便拿那里的战争来看，无论是中东或越南或世上任何其他地方的战争，空战总是双方的军用飞机互相战斗。而现在我们是如此长期地容忍这么残酷的侵略行为，安于怯懦地通过决议，勉强应付安全理事会会议的烦恼——他们甚至认为能避免开会最好。情况就是这样，不论怎么隐瞒，怎么掩饰。这是赤裸裸的事实，秘书长对此事的关切在他的声明中有明确的表示，我愿引用几句，并加以评论。

秘书长在评论情况时说这“涉及联合国本身的地位和信誉以及各会员国对它的主要机构的决定的尊重，特别是对安理会的决定的尊重。就目前的事件来说安全理事会曾三次呼吁在塞浦路斯实行停火，从无任何异议。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到现在塞浦路斯的战斗仍在激烈地继续进行。这个明显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对联合国宪章的本质以及我们的组织所以存在的理由提出疑问。”这同我们的感觉，同我刚才说的话完全一样。

“我深信”秘书长继续说——“这个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首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必需刻不容缓和彻底地注意这个局势对于当前的塞浦路斯问题和联合国以后的有效性所产生的影响。”（上面，第 5 页）

就是这一事件的演变才显露并突出了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任务时的弱点。这些弱点从没有这么显露过。国际社会行为的影响也从没有这么裸露过。每一次，在最后时刻，在联合国失败以前总会发生一些事使联合国免于失败。但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尚未脱险。只借那四项无效的决议而不作任何其他努力还未能挽救联合国。因此联合国必需集中它的注意力，对安全理事会的作用，重新予以评价，对安全理事会行事时完全弃宪章第七章于不顾，也重新予以评价。如果安全理事会没有第七章还真能发挥作用的话，联合国的创始前人就不会麻烦自己写下第七章了。

我们知道安全理事会瘫痪无能的原因。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安全理事会发挥适当的作用。通常总是作些权宜安排就东拼西凑地把一些问题解决了。但对这次事件东拼西凑的权宜之计就不灵了，因此我们希望这一事件在联合国里给安全理事会发挥适当作用开创一个新时代，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愈来愈危险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核子时代和太空时代。在联合国是如此地瘫痪无能，安全理事会根本就不成其为安全理事会的情况下，从这件事发生以后是没有人再会对它有任何信心的。没有任何小国会因为有了联合国而对其自身的安全有信心。小国将成为任何侵略者——也许是甲国、乙国或丙国——掌下的牺牲品。

因此，如果塞浦路斯问题由于塞岛说不尽的战争祸害、痛苦和破坏而引起在联合国内大家对安全理事会的重新评价和纠正，那么塞浦路斯的痛苦也没有白受。因此，我再说一次，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凌驾塞浦路斯问题之上了；这是联合国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安全理事会的问题，这个用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这十五天来完全忘记了它这项职责，忘了需要采取有效行动。

或许不应单单责备一国：而应责备所有的国家竟让安全理事会——由于联合国宪章本身而天生瘫痪无能的安理会——无法完全发挥作用。

我不想再占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的时间了。或许还有各位认为比塞浦路斯的和平与安全更有意思、更重要的事。

斯卡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今晚我们投票通过这项由五个成员国提出的决议，对那些代表联合国设法维护和平的人，我们深为感激。

可是，因为听到联塞部队的三位奥地利人员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时遇难殉职的悲惨消息，我们也感到悲伤。我国政府愿向奥地利政府和这些为了我们的共同目标，和平，而牺牲的勇士们的家属致以深挚的慰问。

我们也十分哀惜地注意到联塞部队还有一些人员在战斗中受伤，据秘书处最新的统计，伤员数目为二十七人。这些人是国际英雄。他们象其他联合国在中东及其他地区维持和平的人员一样，远离家园去执行任务，我们不仅应该感谢他们，还要支持他们，以便对他们的工作有助，而不是有碍。

我们身为各国政府的代表，坐在这个安全的会议室里，必须要记得他们，因为尽管国籍不同，他们都是我们的子弟。我们必须确保他们和他们的接班人在遥远的战场上巡逻时，具备有执行他们的危险任务的能力和职权，但不需要他们献出生命。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我想现在不是发表冗长演说的时候。现在也许是应该对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发生的事件加以审查，并以此为起点向前展望的时刻。前天早上六点钟第357(1974)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后，我曾讲了不少话，因此，今晚我不想耽搁理事会太长的时间。但我有一、两点意见要提出，以期澄清我国政府的立场。

对自昨日凌晨起在塞浦路斯发生的公然和持续的破坏停火事件，我们感到哀痛，并要加以谴责，那些鼓动破坏的人要负严重责任，这一点必须肯定。我们并不是只在这里讨论一个学术问题。我们是在讨论一种局势，人民——无辜人民遭受杀害的一种局势。很明显的，生命的损失和人民的苦难是很重大的。无论过去的是非如何——我不否认过去曾有许多错误——但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这类行动总是不合理的。

上次我在这个会议室里讲话时曾指出，在外交途径还没有用尽之前，绝无理由

采取任何其他行动。倘若还需要重申的话，我愿重申：我国政府仍然愿意在接到通知后随时很快地恢复谈判。倘若进一步的呼吁会有较大效果，我愿再度呼吁土耳其政府遵守第357(1974)号决议所要求的停火。我也愿再度呼吁土耳其政府作出愿意恢复谈判的表示。

英国外交大臣在离开日内瓦时曾说，塞浦路斯问题不能以军事方式解决。他说：

“这些问题只有两个社区自己才能够解决。让我用两句话来说明：今天塞浦路斯共和国是土耳其军队的阶下囚。明天土耳其军队将发现它在塞浦路斯共和国无法自拔。”

唯有通过有关各方的协议才能达成解决，任何一国的政府都无法用军事方法来达成解决。人们最后还是得回到会议上。他们应该现在就回去。我们等待这些谈判的重新开始，已经够久了。

我国代表团赞许联塞部队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为帮助塞浦路斯受难人民而做出的努力。我们吁请各方同这两个组织合作。

当然，对人口密集地区的攻击应当停止，这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的了解是：就尼科西亚来说，停火已经安排好了。我希望它会生效。我希望双方都会遵守。因为在这样一个地区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战斗，其结果必然是可怕的。

我也愿与理事会其他成员一道，对联塞部队奥地利分遣队三位队员的悲惨殉职，向奥地利代表团表示同情。昨天联塞部队英国分遣队的三位成员负了伤。我接到消息，说他们是在一个装甲车队里，乘坐着漆成白色并显著地展示联合国徽志的车辆；但是他们仍然遭到土耳其飞机的攻击。他们当时是在空旷的地方，没有国民卫队在场，附近也没有军事目标。我还接到消息，说联塞部队英国分遣队另外还有两人受伤。我们也许比其他国家的分遣队要幸运些。我们的损失的确没有奥地利分遣队那样的惨重。英国分遣队所受的打击也没有象芬兰分遣队所受的那样沉重。我国代表团也愿为芬兰和加拿大分遣队所受的伤亡向他们两国表示同情。

对联塞部队的攻击——那些根据我们所见到的证据显然为故意的攻击就更不用

说了——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安全理事会也必须作这样的宣布。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土耳其政府已下令，此类事件不得再发生。

让我再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会议室里、在新闻界，这个问题屡次有人提起。我指的是，有人指控联合王国对这项争端的立场已经不再公平，而是偏向一方。

卡拉汉先生在离开日内瓦时举行了一次新闻会议。在会上他说：

“我们必须通盘看问题，并记住一点，因为土耳其人有他们的理由。尽管土耳其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如此，但由于塞浦路斯宪法未获遵守，土裔塞浦路斯人无疑地遭受了灾难。”

我们发觉自己处在一个不舒服、但可能是正确的地位，双方都指控我们不公正。在塞浦路斯，有人说联合王国是土耳其首次入侵的共谋。在土耳其，我们受到的指控之一是，我们操纵日内瓦会议，使土耳其不得不退出。土耳其报章甚至还提到一九一五年的达达尼尔海峡事件。这足以表示我们多半是正确的，因为评判员总是受到大家攻击的。关于这项争端，我愿向土耳其和希腊说的是，英国政府目前仍一如既往，愿意按照一九六〇年条约的规定为它们服务，以期——我们希望——能重新开始谈判。

我认为，这对我们全体都是一个困难而又阴沈的时刻，特别是对塞浦路斯代表。我个人愿向他表示同情。在过去四个星期里，他眼见他的国家遭到侵略，被外国军队搞得四分五裂。我们在过去一个月中见到他的人，对他能毅然承担起落在他身上的重大责任，必须向他表达我们个人的崇敬。

说了这些话，我还愿最后向他进一言。我希望他和我们大家都能认识到解决这项争端的唯一办法是经由谈判；要谈判实现的唯一办法是准备作出让步；争端双方都必须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这样才能最后达到我认为在座诸位至少都希望见到的——一个保有独立、仍然是联合国的一个独立成员国，又如果它愿意，仍然是不结盟的塞浦路斯。

主席：因为理事会其他成员都不想发言，我现在代表苏联代表团作一项声明。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再度开会，来审议因联合国的一个主权会员国受到持续的、日益增加的外国军事干涉而在塞浦路斯引起的十分紧张的局势。就在前天，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第357(1974)号决议，其中确认了第353(1974)号决议及其他一切有关本问题的决议中的各项规定，并要求立即执行这些规定，就是构成对塞浦路斯危机达成稳定的政治解决的基础的这些规定。在那项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要求交战各方立即停止一切射击和军事行动。

我们必须遗憾地注意到，理事会的那项决议，也象先前有关塞浦路斯的一些决议一样，不但没有得到执行，而且还受到重大的破坏。我们从塞浦路斯收到十分令人不安的消息：在该岛上的军事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扩大，并且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和平人民正在受到攻击；无辜人民正在遭到杀害；塞浦路斯人民所受的苦难正在增加。塞浦路斯人民成了北约组织中某一集团的阴谋下的牺牲者。该集团为了加强它在东地中海区域的军事地位，不惜牺牲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完整，肢解了塞浦路斯岛，并造成了联塞部队的损失。

关于这一点，苏联代表团愿对联塞部队奥地利分遣队三位战士的死亡向奥地利政府致以最深切的同情，并向战士们家属致以吊慰。对联合王国、芬兰和加拿大三国战士的受伤，我们也向他们的政府表示同情。

最近发生的事件已十分有力地显示苏联政府声明中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就是问题的关键，关涉到作为联合国的一个独立、主权会员国和不结盟运动的积极成员的塞浦路斯的命运。大家一定都清楚知道，有人正在从事违反联合国决定的破坏和非法活动，进行外国干涉并企图破坏塞浦路斯的独立。

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有志于和平与安全事业、并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作为行为准则的国家，对于塞浦路斯人民所遭到的悲剧，都不能无动于衷。苏联代表团愿再次强调，安全理事会应当将在联合国和全世界目击下对一个独立国家所犯的暴行的全部责任放在北约组织的某些集团的身上。这些集团背着塞浦路斯人民在决

定他们和他们国家的命运以及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完整。而且，他们正在规避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准则。日内瓦宣言是在没有塞浦路斯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目的是要推迟一个符合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的政治解决，让北约组织的部队继续占领塞浦路斯，实际上也就是加强他们在塞浦路斯岛周围的地位。北约组织的这些集团正在尽其所能地使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成为废纸。

在这些情况下，理事会为执行第 357(1974)号决议，现在应该审议能否采取一些更有效的措施，使理事会有关塞浦路斯的各项决定获得执行，主要是基本性的第 353(1974)号决议，其中载有要求撤军的规定。

此外，安全理事会在第 357(1974)号决议中还决定继续注视该地局势，并于必要时立刻召集会议，以审议停火如未获尊重时需采取何种更有效的措施。

苏联赞成维持推行不结盟政策的塞浦路斯国家的独立，赞成维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在任何借口下分裂或吞并该岛。苏联政府坚决主张立刻停止外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干涉；所有外国军队撤出该岛；恢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和该政府的一切机关。使塞浦路斯局势正常化和恢复合法政府的最重要条件是移除岛上的叛军。这样也会促成立刻停止对塞浦路斯的军事干涉，并促使所有外国军事人员和外国军队撤离该岛。

至于塞浦路斯内部的政府结构，这个问题应由塞浦路斯人民自己解决。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联合国会员国的塞浦路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真正保证，是各方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保护塞浦路斯共和国不受外来的干涉，并创造条件，使塞浦路斯人民——希裔塞浦路斯人和土裔塞浦路斯人都能够在和平宁静的气氛里解决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

苏联代表团曾多次强调，外国军队撤出塞浦路斯是确保塞浦路斯危机获得正义和公平的政治解决的关键，也是基本条件。外国军队的撤出会为塞浦路斯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苏联一直，现在仍然赞成由塞浦路斯人民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或压力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

理事会有责任确保塞浦路斯人民有这种条件，使他们能够解决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理事会不能、也决不可成为在东地中海出现的危险局势的当事一方。根据宪章，理事会在这一方面负有责任，所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维持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根据宪章，理事会必须停止外国的军事干涉，保卫塞浦路斯人民的合法权利，并确保这个十分重要的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苏联代表团要坚决声明：近日来塞浦路斯及其周围的局势的发展不能使我们相信，在北约组织的小圈子里恢复日内瓦谈判可以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崇高宗旨和原则使塞浦路斯危机达成正义和稳固的解决。日内瓦的谈判者已经失败了，他们企图在北约组织的小圈子里解决这个问题，但却没有照顾到塞浦路斯人民的愿望，而且他们的行事方法也有害于塞浦路斯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九五九年根据伦敦协定和苏黎世协定所强行施加，也是苏联所从来没有支持过的所谓保证制度已经行不通，已经失败了。

苏联提议以一种更较有效和更较可靠的国际保证制度来取代这项已经破产了的“保证制度”，以期确保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尊重，但是却为那些仍旧抱着陈腐的理论不放的人所拒绝。

苏联代表团深信，唯有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有力行动才能确保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苏联代表团仍然相信，安全理事会应当采取紧急措施，派遣一个由理事会主席在与理事会理事国和秘书长协商后指派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所组成的特别代表团去到塞浦路斯调查实地情况和执行理事会决定的进度，并向理事会提出报告。由于塞浦路斯局势已变得更为危险，现在尤其有派遣这样一个代表团的必要。派遣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特别代表团，是与加强联合国及其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恢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的主要机关的职能这一目标相符合的。安全理事会的特别代表团可以实地对局势作详细调查，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有关确保执行第353(1974)号决议和恢复以马卡里奥斯总统为元首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和平与宪法秩序的措施的建议。鉴于日内瓦谈判的失败和塞

浦路斯仍继续受到外国的军事干涉，在这个时候派遣这样一个特别代表团是完全恰当和正确的。特别代表团可以就塞浦路斯局势向理事会提出详细的实况报告，包括它的意见、结论和提议。

苏联代表团相信，安全理事会还没有关于塞浦路斯局势的全部情报。关于这一点，我想谈谈联合国秘书处关于塞浦路斯局势的报告，特别是那些当秘书长不在纽约时所提出的报告。这些报告都没有全面地说明塞浦路斯的局势，而且有某种粉饰该地局势的倾向。对该岛的全盘事态并没有作出评价。报告序言中说塞浦路斯的局势保持平静，这与有关军事活动、违反停火和暴力行为的事实并不相符。

理事会需要有一份关于塞浦路斯局势的完整报告包括对自第 353(1974)号决议通过以来的局势演变的一项分析。一份完整的报告也应该要谈到塞浦路斯危机的关键问题，就是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一份完整的报告应该消除所有这些缺陷。这份报告还应该详尽说明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的活动。我要再次强调，在目前这个十分危急的时刻，理事会必须取得关于塞浦路斯局势的全部可靠情报才可以在充分了解局势的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塞浦路斯危机，并确保第 353(1974)号决议的主要规定的执行。

为了这个理由，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由安全理事会紧急派遣一个特别代表团去到塞浦路斯，由该团提出一份关于局势的完整、详细的实地报告，协助理事会执行其基本任务，就是确保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不明白，有谁会因这样的—一个特别代表团而感到不便或不安。凡是支持一个真正独立和有主权的塞浦路斯的人都不会因为这样一个特别代表团而感到不便，相反的，他们会因此而得到帮助。

联合国秘书长今天向安全理事会口头提出了关于塞浦路斯局势，以及联合国部队在该岛的活动的详细情报，为此我们愿向他表示感谢。这些情报对于理事会对联塞部队的活动作出指示是有用的。倘若秘书长可以经常定期地向理事会就联合国驻塞部队的活动提出报告，那将会是极为有用的。不管其组成如何，这个部队

不应当被利用来执行北约组织的计划——以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分裂这个国家，从而损害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的计划。联合国部队的活动的目标应当是确保停火和立即停止外国军事干涉，并促使该岛的外国军事人员迅速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

关于今天通过的决议，我想作下列声明。苏联代表团投票赞成S/11448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不过我们必须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应该有一个更强烈的决议；当理事会通过第357(1974)号决议时，苏联代表团也曾作过同样的声明。苏联代表团曾多次强调，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去立即执行基本性的第353(1974)号决议的所有各项规定。为了这个理由，我们认为理事会今天通过的决议不过是朝这个方向继续前进了一步，因为这项决议强调必须执行理事会过去各项决议——尤其是第353(1974)号决议中的各项规定。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事情的急迫性，我们认为此项决议是有用的、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实质上接受了这项决议。

至于奥地利代表和其他三个提案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苏联代表团投票赞成该草案，因为我们了解并考虑到促使该草案被紧急提出的人道主义理由，我们也理解到有通过这样一项决议的必要。同时，苏联代表团也愿指出，关于这项决议中提到的八月一日的第355(1974)号决议，苏联代表团在表决时弃权，当时还对投票作了相应的解释。当时所作的解释现在仍然有效。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这一点，并再度确认苏联代表团对第355(1974)号决议的立场。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这不幸正是表示，苏联对这件事所取的态度何等不切实际，何等的风马牛不相及，在你的演说中——我想大约历时二十五分钟之久——你一次也不提到“土耳其”，你一次也不提到土耳其陆军目前在塞浦路斯前进，你一次也不提到土耳其政府和希腊政府在日内瓦所提的各种提案。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你又再度要我们听你痛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长篇大论。让我本着敬意地这样说吧，苏联似乎是着了北约组织的魔。

起先，你告诉我们，说北约组织圈子是在希腊人一边的，因为马卡里奥斯的被逐是由他们策动的。现在你告诉我们，北约组织圈子是在土耳其人一边的。我们所抱怨的是一个北约组织圈子呢，还是有两个北约组织圈子呢？也许真的有更多的北约组织圈子呢？如果一个人真是照外表的意思听信了苏联代表坚决地常常向我们所说的话，那就会觉得似乎处处都有些事是北约组织搞的。

主席先生，让我提醒你：当塞浦路斯政变发动的时候，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是由一架属于北约组织一个国家的飞机从北约组织的一个国家所使用的基地飞送，离开该岛到达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的首都的。大主教的确在这个会议厅里和在伦敦，对那回事表示衷心感谢。

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这是一樁非常奇怪的政变。这政变的主要策动者不但没有采取步骤除掉那个所要反对的人——如果苏联的态度是正确的话，反而似乎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他从险境中营救出来。

谈到日内瓦会议，我相信任何人如果能公正地以某种程度的客观态度——不幸，我们今晚并没有听见这种客观态度——研究日内瓦的经过情形，就不得不作出下一结论，那就是，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立场是希望能够提出一个解决办法，而在基本上能接受这个办法的是所有各方面，包括双方都出席那个会议的塞浦路斯人民的代表。

英国的一位哲人说过：对一位主教来说，什么都不清静；对一位将军来说，什么都不安全。我想我们可以加上第三项：尽管西方国家所作的事是怎样的不自私，

怎样的合理，怎样的有节制，对苏联来说，却没有一项被认为是没有过失的。

也许时间已经到了，对塞浦路斯的关系来说，苏联不要再盯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应开始注意实际的情况，开始注意正在发生的事项；其实苏联最好能够集中大部分力量，来设法解决问题，而不阻碍问题的解决。

主席：英国代表的反应只是证实了苏联代表团所采立场的正确。

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我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三位年青奥地利士兵惨遭土耳其军杀害，深表遗憾。我要向奥地利代表、他的政府和秘书长，表示我国政府和我本人最深切的慰问。

在这个阶段，在这个时刻，我只要提一下载在文件S/11448中今天晚上早先时间由全体通过的第一个决议。让我这样说：我认为这个决议案在目前环境之下是完全不合适的。

安全理事会所面临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有三分之一的领土被本组织的另一个会员国用武力占据了，而且这件事是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完成的。在这个期间，土耳其继续明目张胆地违反理事会的所有决议。

如果在这些种种事件以后，安全理事会所能做到只是回顾它以前的决议案并坚决主张加以执行，这对安全理事会来说，就不能算是一件光彩的事。而且我还得说一句，这也和过去的行动不相符合。

各位理事一定都记得，在日内瓦会议破裂，土耳其恢复战事的那个晚上，理事会通过了第357（1974）号决议。这个决议案执行部分第4段说：理事会

“决定继续注视该地局势，并于必要时立刻召集会议，以审议停火如未获尊重时需采取何种更有效的措施。”

自从那时起，该岛的三分之一被土耳其陆军占领，我们唯一仍旧大概不知道的事，是有多少人死伤。遇到这样的事，应该采取理事会自己所说的“更有效措施”。

今晚显然没有那样做。

至于在这个决议中再度用“停火”两字——我记不得这两个字在不同的决议中和在这个会议桌上重复说过多少遍——我很抱歉的说，现在不再需要了。在昨天以前的几天，这是需要的。今天就觉得太迟了。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可以了解到有人对刚才由理事会通过的决议案有关的问题所流露的情感。我要称这个决议为奥地利决议。因此，我只想代表土耳其代表团和土耳其政府再度对于奥地利部队三个勇敢士兵死亡那项可惋惜事件向奥地利代表团表示我们极深的歉意，并把我国对于这项事件感到怎样悲痛告诉奥地利代表团。我国总理埃杰维特先生在他致秘书长函件中所说的话，远比我能够说的好得多。我现在读其英文写成的原文如下：

“今天我悲痛地得悉，在塞浦路斯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有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三个士兵死亡，另有若干人受伤。土耳其政府在该岛采取军事行动，从开始就以极度的敏感从事，尽力避免这种事件可能发生，并命令所有军事当局以最大可能的注意采取必要措施来达到这个目的。事实上，我们对联塞部队行动提出的若干请求，就是出于这种敏感的。尽管有了上述种种，还会发生这些事件，这只能证明在军事运动期间内，要控制从而避免这样事件的发生，是何等困难的。

我谨向你表示我对于那几位为了和平而不幸捐躯的英勇士兵感到诚恳遗憾，如果我能通过你向那些受痛苦的家属备致我们深切的慰问，我将十分感激。”

关于为这个事件通过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我要说，我政府曾提出了最大的保证：土耳其部队已再度接到命令，务须极端注意当心联塞部队的安全。可是，理事会各位理事都知道联塞部队的未来任务和地位当然应该根据有关当事各方的协议来决定。

塞浦路斯的基本问题，这是理事会这次会议的目的，也是最近数次会议的目的。关于这问题，我要说几句话。如果理事会目前和过去的所有理事们注意到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就可以知道土耳其历年来的观点一直就是认为该岛的理想解决办法应该规定一个宪制上的安排，使两个社区对塞浦路斯的命运都有同等参与分享的机会。我记得我过去曾一再说过，一个社区不应该统治另一个社区。土耳其过去一直认为并继续认为，国际争端能够而且也应该通过谈判获得解决。大家也都必然知道土耳其过去十一年来所表现的抑制和忍耐。土耳其只是到了该岛的独立和在土裔塞人社区的实际生活——十年来已经很难忍受了——直接遭到威胁的时候，只是到了同担保国家协商失败的时候，方才不得不干涉。虽然如此，土耳其还是深信必须通过协商得到一个所有关系各方都能同意的解决办法。

因此，我认为响应若干呼吁尚觉容易，但是要同意那些呼吁的语气，却最困难，因为我们不习惯于受人威胁。土耳其代表团发现人类行为的教训，尤其使用武装部队的种种教训，很少受某些国家的代表——由于这些国家的殖民历史——欢迎，不象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那样欢迎。我只说出下列一点就够了，有些人很早就被认为是当事者，或者那些甚至今日更容易被认为是当事者，这些人同法官的职务不相适合。可是，尽管我认为我国在人类行为方面没有从理事会中任何一个理事得到教训，当然更不会从联合王国代表得到教训。尽管我不知道这个呼吁最后要使英国得到的政治利益究竟何在，我将十分坦率地响应联合王国代表的呼吁。

如果能接受宪政上的一种安排，那就是，如果在一个独立塞浦路斯国家之下，土裔社区能在该岛的一部分土地上实行自治，同时希裔社区能在该岛的另一块土地上实行自治，土耳其很愿意尽速开始谈判，俾可立即决定那个宪政制度的详细办法。这是我在本次会议中最后一次发言。

主席：我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出席理事会并发表声明。

塔列布先生（阿尔及利亚）：不结盟国家协调事项主席团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十

五日的会议上，嘱咐我以联合国不结盟国家集团现任主席的身份发表了一篇关于塞浦路斯当前情况的陈述。

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和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允许我陈述不结盟国家集团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人人都知道塞浦路斯的严重情况。那个情况业在恶化中；非结盟各国集团对于这一事实表示非常关心。

在危机开始时，不结盟国家就对这个侵略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表示忧虑和害怕，这个侵略者的受害人就是塞浦路斯共和国，不结盟运动的一个创始会员。

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的通信中，胡阿里·布迈丁总统以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四次会议主席的资格，对于塞浦路斯情况，除其他事项外，还说了下面的话：

“这次侵略，其受害者是塞浦路斯，构成了明目张胆地、蓄意地攻击塞浦路斯人民独立、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行为。塞浦路斯人民，直到那时，原来是在由三个国家直接负责的国际协定所保证的一个宪政制度范畴以内生活的。直到那时，这种均势，已经表现于塞浦路斯选取不结盟的抉择，使塞浦路斯的政策有国内稳定和地中海地区安全的因素。很明显的，这些基本事实已经遭遇的危险，就会打破社区间的均势，并引起地中海局势开始恶化，不但会发动后果难以预料的内战，而且也会导致严重的国际危机”。

这种局势一直为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心，安全理事会已经尽力设法终止这个使塞浦路斯人民受尽苦楚的悲剧。

今年八月六日，不结盟国家集团面临了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威胁，于是再度召开会议，并在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宣言，该宣言已经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 S/11424 分发。请容许我读出该宣言中的几段：

“不结盟国家的代表们……

“强调他们越来越甚地和严重地关心在塞浦路斯的持续外国军事和其他干

涉所造成的正在加深中的危机，不仅威胁它的不结盟的地位，还威胁着它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立即并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353(1974) 号决议的目标。

“……

“他们坚决主张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人民和合法政府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充分并自由参加关于导致恢复常态并维持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的一切决定。”(S/11424)。

面临塞浦路斯这种非常严重发展及演变的情势，不结盟国家集团认为它今天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是必要的，是适当的，因为这样安全理事会可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从而使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完全的尊重。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负责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机关，对这种威胁世界和平的局势，负起责任。

扬科维奇先生（奥地利）：联塞部队的奥地利部队在执行维持和平责任时从武力蓄意攻击受到一种极可悲痛的损失各代表团对此作出了许多安慰的表示。我趁这个机会只想很短地说，奥地利代表团是怎样地深切感谢。

我们表示这种感谢，也要追随所有代表团向其他联合国受到了损失和死伤的会员国特别是向芬兰、加拿大和联合王国等国，表示同情的慰问。

我要向土耳其代表说，奥地利人民对土耳其人民并无敌视之意。基于这个理由，当奥地利人民听到了联塞部队的奥地利成员无端被杀的消息时，感到这样深切的震惊和悲痛。这种震惊和悲痛最初表示出来的就是我国在听到这个可怖消息不久后所发出来的最高权威之声，就是联邦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凯的言论。

如果碰到了死亡事件，还不坚决地、清楚地、还用外交上惯用的含糊辞令地说出来，那是不适当的。我们希望并相信：这样的坚决和这样的明晰，会帮助局势的矫正，并帮助有关政府坚决地采取这样的措施，以期不但使联合国在该区域维持和平的任务受到尊重，而且也将恢复奥地利和土耳其之间过去一向存在的那种互信和友好。

有人在这里曾提到过“英雄气概”；的确，服务和平所需要的英雄气概比较所谓战场上的勇敢不知要多出多少。就大体来说，英雄气概不会得到什么报酬。就大体来说，英雄气概所需要的只是重大的牺牲。

今天晚上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安慰这些感到悲痛的三个烈士的遗族。可是，我们希望，这些遗族能够通过他们今晚从这许多代表团和这许多理事会理事所收到的慰问，了解到在这个痛苦的时刻里，他们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被遗忘的。

主席：理事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至于明天——更正确的说，至于今天较晚的时间——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已经过协商取得协议，理事会当按照这个协议采取行动。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上午一时三十分散会。
